
華
崗著

社會發展史綱

本書據生活書店1946年版影印

自序

歷史科學是爲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鬥爭底有力工具，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真正的歷史，各國人民大眾被奴役和解放的歷史，應該知道我們從那裏來和往那裏去。尤其當此帝國主義強盜正在進行人類大屠殺與我們中華民族正在進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非常時代，更需要知道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許多先進人類的奮鬥經驗和教訓，來幫助我們掙脫苦難以爭取解放和自由。

不過講到這裏，我們都很可憐。關於社會史一類的書籍，國人連譯帶編，雖已經出版了不少；但要找一本觀點正確體系完整的，却實在不容易。一般的錯誤和缺點，暫且撇開不說，這裏只舉出最重要的三點：第一，社會歷史屢屢以飛躍及亂變而前進，而一般社會史，却往往以『量的漸次性』之增大與減少的進化

論，去取消作爲「質的突變」之歷史的飛躍性——即社會發展中之革命事實的存在。換句話說，就是以社會進化史來代替社會發展史；第二，人類歷史是一種往前發展的過程，現在所知道的，「歷史上已有五種生產關係的基本形態，即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主義制」。而到現在爲止，國內所出的社會進化史或社會發展史，差不多都只講到資本主義爲止，好像資本主義以前的歷史是爲了準備資本主義制度而存在，可是資本主義的自身，却不是爲準備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而存在似的。這就無異說，資本主義制的延長，就是人類歷史的發展；反之，資本主義制如果消滅，人類也就沒有歷史了。他們根據這種根本不合理的邏輯，居然把資本主義制以後的歷史，完全抹煞了；第三，歷史發展的法則是一般性與特殊性之辯證的統一，一方面，各個民族的歷史決不是孤立的，存在於世界史的全體系之外；同時，歷史的一般法則也決不是從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中所能發現，而是從許多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事實中，即世界史之綜合的

現實過程中抽象出來的。但是一般編譯的社會史，大抵都很少談到中國，有些雖然提到一下，亦卻不能把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在世界史的全體範圍上來觀察，而給以正當的評價。

作者現在所提供給讀者的這本社會發展史綱，就是想用正確的觀點，對人類歷史作一全面的分析，以圖補救上述三種缺點。不過這裏所提供的還只是一個綱要，如果條件許可，作者正擬根據這個綱要寫一部較完整較詳細的社會發展史。在這種極頂緊張的時代，自然很少有從容著述的可能。這本史綱的寫作，也是極其倉促的，錯誤恐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加以不客氣的批評，以便再版時修正。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華國自序於渝西園谷村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歷史科學的任務

第二節 幾種錯誤史觀的批判

第三節 社會發展的基礎動力

第四節 下層基礎與上層諸建築之辯證的統一

第五節 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

第六節 社會發展的規律及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第七節 關於歷史發展諸階段的幾個問題

第二章 人類的起源和進化

第一節 人類的祖先

第二節 新近掘發出來的原始人

第三節 人類的故鄉和年代

第四節 勞動是人類發展的主要動力

第五節 古代人類是羣居社會的生存

第三章 原始共產社會

第一節 原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幟

第二節 蒙昧時代的生活

第三節 野蠻時代的生活

第四節 前階層社會的戰爭

第五節 原始人類的精神文化

第六節 原始共產制度的崩潰

第四章 奴隸社會

第一節 奴隸的產生

第二節 奴隸制的普遍成立

第三節 奴隸社會的結構與生產特點

第四節 奴隸社會的意識形態與國家的形成

第五節 奴隸制度的崩潰

第六節 中國奴隸制的特點及其殘餘

第五章 封建社會

第一節 封建制度的產生和發達

第二節 封建制度的基礎和生產方法

第三節 封建制度下的城市和商業

第四節 封建制度下的階層和國家

第五節 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

第六節 封建社會的崩潰

第七節 半殖民地中國的半封建性

第六章 資本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前提

第二節 資本主義的生產基礎和特徵

第三節 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帝國主義

第四節 列強間的世界分割與民族革命

第五節 帝國主義戰爭與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發展

第六節 資本主義文化的興起和沒落

第七章 社會主義社會

第一節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社會主義產生的必然性

第二節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第三節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與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首先勝利

第四節 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法的特徵

第五節 蘇聯實行三個五年計劃的經過與收穫

第六節 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第七節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及其將來

第八節 從社會主義進到完全的共產主義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歷史科學的任務

社會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實踐生活及其發展過程，特別是研究生產規律及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規律底科學。在社會發展的諸時代中，不僅在形式上，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態；而且在本質上，也表現為不同的諸構成。這是因為歷史上「任何事物，都不保持同一形狀與同一性質，常是運動着、變化着、消滅着、生長着，而各種相互關係及相互作用，都是無限的錯綜着」。歷史科學的任務，不僅在把這些社會形態與構成依照其時代的順序加以排列，或是按其性質的異同加以分類而已。而是要從這人類實踐生活的發展過程之關聯中與變動中，即從人類歷史運動的總行程中，加以全面的分析，探求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根據這種

規律，來說明並指導人類實踐生活之歷史的具體性及其發展動向。

我們知道：歷史不是故事小說和神話，所以它不是少數人「有趣的音樂」，而是人類為要促進社會的發展，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留下的戰跡。社會一切文明的過程，都是勞動者的血與火的記錄。換言之，歷史決不是人類精神和平進化過程之幽雅的收歌，而是人類生活鬥爭及其革命的實踐所推進社會發展之一貫的全面的總述。法國偉大作家羅曼羅蘭說得好：「歷史不是軼事奇聞的蒐集；而是人類的體驗的總結算。關於這個體驗的正確的認識，不僅是照耀着過去，而且是啓發現在和指導我們的將來的。」正因為歷史自身不是一種自然的自發的運動，不是屬於和平的進化，而是從人類生活鬥爭發展出來的產物。所以歷史科學，也就是以說明人類生活鬥爭的實踐及其發展為任務的『現實的及實驗的革命科學』。

歷史科學是社會性的、階層性的。因為在階層社會內只有階層的科學，它總是適應着一定的階層任務和階層利益以盡其職能。如果抹煞了歷史科學的社會性，

這就等於否定歷史自身使之離開現實的真理。那些企圖消滅歷史科學之社會性的人們，就正是他們自己在歷史科學上上一定的階層性的實踐。因為在各社會階層間執行相互鬥爭的場合，歷史科學根本就有其不同的階層性。在我們目前以整個民族去反抗日寇侵略的時候，歷史科學就具備着鬥爭的民族性。這種歷史家的階層性或全民性，正是生活的實踐。從而他們的認識，就多少要受到其自己集團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歷史條件所局限。馬克思對於這一點，曾經這樣說過：『人類僅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實行自我批判。……一待耶穌教準備作某種程度的、或所謂自動的自我的批判，它便能夠幫助我們達到對於以前的神話之客觀的認識。同樣，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一經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學，便也隨着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及東方的社會』。

馬、恩之所以致力於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他們研究了北美印第安人的民族社會，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及日爾曼人的封建主義，其目的是從現在的各種

不同程度的社會形態，用來研究已經過去了幾千年乃至幾萬年從原始人類以來的社會發展。他們研究的結果，發現一件重要的事實，即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不是天生的永恆不變的體制。在它以前，曾經存在過無階層的原始共產社會之長遠的歷史。階層社會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行程中，不過是歷史發展之一環或一個片斷，並且不可避免的就要隨着歷史的向前發展而歸於消滅。馬、恩實欲以私有財產、社會階層、和國家之起源與發亡的歷史必然性和人類對於歷史的創造作用以武裝被壓迫的人類，使他們深刻地認識歷史的規律，和堅決地負起創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歷史使命。同樣的道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史與列寧、斯大林對於帝國主義諸問題之深刻的研究，其目的也都是爲了變革歷史。

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紀述及其指導，是概括過去全人類生活鬥爭與其創造之實踐的成果；尤其是階層任務的實踐，構成歷史本身運動的動力。因此，歷史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求對於整個世界史，從其聯系上、運動上、錯綜上、生滅過

程上去理解，也就是要從歷史上各社會集團之相互鬥爭的具體的歷史事實中，發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以這規律去說明人類在其過去所經歷之歷史的生活實踐的總體，並指出人類向前發展之歷史的前程。

第二節 幾種錯誤史觀的批判

恩格斯說：「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即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歷史全部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從那兒來到人類頭腦中的呢？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見恩氏一八七八年寫的「馬克思小傳」）。一切史的觀念論者，從神學、玄學以至近代俗流的實驗主義，都一貫地把概念變成抽象的定義，變成心靈的產物，用「神」、「理性」、「道德」、「暴力」這些抽象的名詞，把歷史發展的法則，

從具體的現實的歷史脫離，而且使歷史的概念與現實的歷史相對立。在人類歷史的研究中，盡量把人類歷史之階層的實踐，「容隱蔽着」，而把它神化爲觀念的範疇，因作出『理性支配世界史』的結論，思辯地構成其觀念的歷史。史的觀念論，到黑格爾集其大成，他在其名著歷史哲學的終言中說：『理性是一切現實所由之，而有其存在，和有其生存於其中的實體。理性是無限的力，它自身啓示於世界，並且除了它自身，沒有別的東西啓示於世界』。在黑格爾看來，歷史不過是『理性的形象與行爲』，『世界史只是一種理性的現象，即理性在其中，啓示自己的特殊形態之一，就是在一種特殊原素，即各民族中表現自己之原始形態的複寫』。並由此而肯定歷史是無意識的，却必然地向着一個預先確立了的理性的目標進行，即向着絕對理性這個東西的現實進行。理性就是一個『神聖的預啓』，人類歷史，便是依照這個『神聖的預啓』之昭示而向前發展。史的觀念論者以爲『各原則都有其表現的世紀，比如強權的原則，屬於十一世紀；個人主義的原則，

表現於十八世紀；所以是世紀屬於原則，並非原則屬於世紀。換言之，就是原則造成歷史，而非歷史造成原則」。

這種學說，現在還在以「新休謨主義」「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等名字，流行於英、美、法、德諸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以生理史觀，物理史觀去研究歷史，他們以為在一切社會現象中，可以看見的是影響個人的生理法則，所以研究任何社會現象，我們應由研究個人生活的法則開始。因而生理法則，即人類理性的自我發展，是社會之史的發展的基礎。他們把歷史發展法則，降為生物、生理、或心理法則。於是，人類理性的發展，「個人心理」「羣衆心理」「民族心理」乃至自然環境對生理與心理的影響，成為他們歷史研究的主題。至於那些法西斯歷史家的合唱隊，匍匐性現出反革命與反歷史的原形，撕下一切「理性」與「道德」的外衣，公開鼓吹「暴力支配歷史」的行動主義了！在這裏，日本歷史家秋澤修二等公然擁護日寇侵華戰爭，並無恥地說這種侵略戰爭為「神聖戰